

碟友品碟



《时尚先锋香奈儿》(2009)
导演: Anne Fontaine

剧情:

影片讲述时尚传奇人物可可·香奈儿早年的奋斗史,重点描绘她的少女时期直至在时装界初露锋芒这段时期的遭遇。

一个简朴的女孩 Coco,靠着天赋和自学成才的勤奋,成长为一代女性时尚的代言人。在这个成长过程中香奈儿与各种男人的邂逅,帮助她了解奢华神秘的时尚圈,她与著名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的爱情,也成为上个世纪初的一段佳话。

《时尚先锋香奈儿》 这一生决不 ON SALE

为什么 CHANEL 的衣服永远不减价处理,永远不打折,任凭其他品牌嚣张肆虐的侵占已经饱和的高级成衣市场。因为它的衣服,卖的是一种气度。明码标价不过是一种自信和骄傲。但气度没有折扣。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衣服可以和它抗衡,这个女人简洁明快的个性,让人无法抗拒。简单,线条,舒适的服装就是最适合穿着的服装,真正的时尚,是去掉一切奢华之后仍能让人目不转睛。

她说“黑色能突显人的眼睛”。

格子,马裤,海军服,小西装。从来没有艳丽的色彩,从来不需要任何华丽的配饰。服装的精髓在于剪裁和搭配。就算放在今天,也不用把这样的搭配扣上复古的帽子。因为它是当下最流行的。我喜欢这种历久弥新的流行。

她善于观察,喜欢判断。喜欢选出那些她觉得好的,批评那些她觉得差的。就象做人一样,不能将就,也决不能勉强。有点固执,有点脾气,象个男孩子一样,坚毅又坚强。

她说“有一天,我要让那些达官贵人,争着和我吃饭。”

人不可有傲气,但决不能无傲骨。虽然这个世界女人要靠自己也要靠男人。

她说“因为身份,因为命。我不能当公爵夫人,也一样,不能做你的太太。”从头到尾,这是她唯一一次流泪。在爱情面前,女人就是女人。她强硬,又软弱。她拥有幸福却无力把握幸福。作为女人,每天都要精神的出门,不要展露哀伤和狼狈。从来都相信自己,也要选择性的接受男人。这一生可以迁就但不能将就。(地拔兔)

生活或有多种不足,但是哪能重新来过。就好像《一一》,生活本来是一,再来一次还是一,不可能是二了

杨德昌的 台北使人愁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刘建

再过几天,就是杨德昌辞世两周年的忌日了。

台湾的导演里,我喜欢侯孝贤。我喜欢他的安静,长镜头中,动也不动的烈日,一棵外婆的大树,上面寂寥地叫着知了。那种悠然和淡然,暗含着使人心安的纯真。自然的风色,像极了 I 居住的海南。

但是我更喜欢杨德昌。这个有留美背景的工科硕士,改行做电影,崭新的理念开启了台湾电影的一个新时代。他对城市面貌的纷繁描述,对日常生活的深刻追索,饱含激情的“宏大叙事”,以及电影的开放式结局,使我觉得他就是电影界的托尔斯泰。他是个理想主义者,不光在电影里理想,而且在现实中幼稚。他与蔡琴 10 年“无性婚姻”,多被人侧目、诟病。可不知怎么,我很理解,我觉得杨德昌——他就是那样的人。

杨德昌拍过好多电影。比如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,比如《一一》。后者让他捧回了 2000 年戛纳最佳导演的奖座,是一部直面人生、又满含哲理的杰出之作。

《一一》中,杨德昌的第三任太太彭铠立,用她沉静的钢琴曲,把我们引向了油画般的台北,和台北那一个个思索着的人。很少有人将日常生活表现得这么好的;一家子,五口人。家长简南俊,由作家吴念真友情出境,非职业化的表演强化了风格。简南俊老实、内向、不好看,但信念和凤骨,为他增加了魅力。相比较俗套的“成功”,我想更有价值的是男人的操守。

故事开始于婆婆摔倒,成了植物人。医生要求家中人最好每天对她说话,以刺激她的感官早日复苏。简的妻子在对母亲说话的时候,骇然发现自己每天说的都是一样的,为什么会这样?她被单调而乏味的生活击垮了。她流着泪,上山去佛家修行寻求答案。

女儿婷婷认识了新邻居莉莉。莉莉几乎是一个问题少女,单亲的她,妈妈总是带不同的男人回家,包括莉莉的英文老师也被她纠缠。莉莉的男友“胖子”是一个高中生,对莉莉的喜怒无常无所适从,表示爱上了婷婷。而婷婷,为这个男生换下了“北一女”的校服,开始了她一袭吊带白裙的初恋。

洋洋是简的小儿子,这个小家伙,天生是一个哲学家。他对爸爸说:“我们是不是只能看到一半的东西?”于是他手拿相机,专拍人的后脑勺,然后得意洋洋地送照片给人家,说你看不到呀!

《一一》这出戏,说的是两代人。

以简南俊为代表的老一代,生意失败、丈母娘卧床、妻子不堪压力离开了家——生活简直是千疮百孔。并且不知幸也不幸,他还巧遇他的初恋。旧情复燃,两人约会在东京。女友瑞激动地说:“我每天都在想你!你离婚,我们重新开始吧!”简南俊却回避。尽管他说:我一生只爱过你一个人。最后瑞选择悄悄离开,而简回到台北,大病一场。

相爱不能相守,实在太多,已无新意。因为这样一个男人不可能丢掉



杨德昌

(1947—
2007.6.29),
台湾电影导演,
其电影作品深刻、
理性,有强烈的
社会意识,被称
作“上世纪九
十年代最具影
响力的台湾大
师之一”、“台
湾社会的手术
灯”,在世界影
坛享有盛誉。



《一一》海报

自己的家庭,自己的社会责任。使我黯然神伤的是爱的力量究竟有多大?我们好像总是爱的是一个人,而与之生活的是另外一个人。或者说我们在说爱的时候,就有了某种可疑的成份。那缘自本能、激情迸发的两性之爱,好像不抵生活实际的万分之一……

而与此同时,展开了杨家的第二代生活——当简牵起瑞的手,婷婷也羞怯地牵了“胖子”的手;而简回忆最初对瑞的爱时,洋洋也开始了对女生朦胧的爱恋……

生活就像一条河,重复着一切古老的故事!这么说来,又是情爱纠集起人们,推动着日子。相比较最终的爱战胜不了实际,完全是一个悖论,而人们,就是活在这悖论之中。矛盾重重,就是我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写照。

二

杨德昌是个叙事高手。他以简家两代生活分别为线索,花开两朵,各表一支地串起人和事件,呈现出一个又一个的关连。然后,又在恰当的时候,将两条线索连在一起,用高潮的力量,推动电影走向结局。而结局,是思想的结局,人物成长的节点,而非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
《一一》用“难题”的意念,将两条线索归一。

简南俊的难题是:他的人生信念受到了商界惟利是图的挑战;他该不该答应情人的要求?

卷入多角恋的婷婷意外受到“胖子”的狂吼,使她不解生活为什么如此不公?

洋洋性意识初醒,追随他喜欢的女生,跳入了游泳池,而他的难题是根本不会游泳……

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难题,使我们在困惑中增加活下去的勇气?

杨德昌的回答是接受现实。

简南俊的妻子直到母亲去世,方悟到,也许根本没必要追求复杂。简南俊说:“对啊。你不在的时候我有机会过了段年轻时的日子,本来以为,我再活一次的话,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,结果还是差不多,没什么不同。突然觉得,也没有再活一次的必要。”

生活或有多种不足,但是哪能重新来过。这很残酷。就好像《一一》这个标题,生活本来是一,再来一次还是一,不可能是二了。

而对于婷婷,胖子因杀情敌入狱,她已经是生死边缘走过的人了。生活正像胖子对她狂吼的那样,“哪有那么多浪漫的幻想”,婷婷今后面临的课题,恐怕还是学习“接受”。

洋洋则学会了游泳,他立志要把人们不知道的东西,告诉给人们,意味着他今后势必直面人生。

……

无论如何,我们得继续活下去。

逝者长亦已,生者长相忆。婆婆卧床时一直不肯对她讲话的洋洋,在向婆婆告别的时候,竟念了几页纸。他说:“婆婆,请你原谅我不对你讲话,因为我觉得,还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?现在你走了,别人都不肯说你去了哪里,我想那一定是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。我记得你以前看着我总是说,你老了,现在我看着那个没有名字的小表弟,也想说:我也老了……”

这个总是纠结于知道、还是不知道的洋洋啊,他才 10 多岁吧!他老了?!恍然间我想起,小家伙已是目睹了爱恨情愁,经历过生死离别了。天若有情天不老,人间正道是沧桑。而这人间的正道啊,使人迷惑使人愁。

名片赏析

本栏目主要刊发影评,欢迎影迷投稿,要求原创。
投稿邮箱:zhanghuin@sina.com